

新水汧

谷斯范著



新 水 浒

谷 斯 范 著

潮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新 水 滸

谷 斯 范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6,000 印张，9 印数，1——124,000

统一书号，16109·1637 定价，1.00元 (简装) 1.35 元

序^①

胡愈之

这一本书是文化供应社出版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三个月前，作者从大别山把这一部稿寄给我的时候，要求介绍出版，还要替这书写上一篇序。现在第一件事算是办妥了。第二件事却使我踌躇了好些日子。因为替一部文艺作品写序，照例是文艺批评家的事。我不懂文艺，我更不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胆量，摆出一副文艺批评家的空架子。假如我也来发表一些关于文艺的见地，不是会荒谬到不成个样吗？

但是后来我想，替一部文艺作品写序，不一定要有一套所谓文艺理论。许多外国书往往是由出版人写一篇序，当作介绍。又象有些外国戏剧，在开幕之前，总是有一个小丑登场，报告全剧的内容。为满足有些读者的好奇心起见，这一种办法倒是“要得”。因此我也顾不得这是否有背于“民族形式”，就算代表着出版人写上几句话吧。

首先自然是介绍我们的作者。作者谷斯范君的姓名，对于一般大后方的读者，大概还是十分生疏的。作者是一个生长在

①这是一九四〇年《新水浒》初版时所写序文。

江浙的青年。就我先前所了解的，他是在上海街头时常可以见到的那一类“文艺青年”。住亭子间，读俄文，编文艺刊物，或者向报纸副刊投稿；领到稿费的时候，呼朋引类，坐坐咖啡店，吃吃小馆子，假如这是典型的“文艺青年”，以前我所见到的谷斯范君，就是其中的一个。据我所知，作者以前没有写过整本的文艺作品。这一本《新水浒》，大概是他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小说吧。这是在上海沦陷之后，才在《译报》连续登载的。原来的名称是《太湖游击队》，故事的背景也是在山明水秀的江浙，并不是在产生绿林大汉的山东。发表时为了顾到孤岛的环境，才改用《新水浒》这书名。和战时许多的新事物一样，名称和内容本来不一定要一致。作者把原稿寄给我的时候，书名仍用《新水浒》，但在里面加上“第一部——太湖游击队”的字样。可见作者还打算写第二部或第三部，以后背景却不一定是在太湖了。

《新水浒》在《译报》连载的时候，听说《译报》编辑部接到无数读者的信，要求把每天登载的篇幅扩大些。后来，不单篇幅没有扩大，而且登载不到一半的时候，作者就离开上海了，这一部连载小说从此夭折。由于读者的质问和抗议，《译报》的编者只好撒一个谎，在报上登出了启事，说是《新水浒》的作者，为了搜集资料亲自上梁山泊去了；等到他下山的时候，带回更多的资料，再继续发表他的作品。可是孤岛的读者到后来是完全失望了。不但《新水浒》不见续登，不久以后，《译报》也因遭受压迫而夭折了。

作者的本意是去武汉的。但他到长沙的时候，武汉我军已

转移阵地，他便从长沙大火中逃难到桂林。我们在桂林见面的时候，作者给与我的印象，和书中所描写的王尔基给与读者的印象差不多。也许作者有意在讽刺他自己吧。

到了桂林以后，作者改了行，现在是开始他的新闻记者的经历了。他担任了国新社的战地记者，最初是在天目山中，浙西敌后一带工作。后来在抗战中所产生的新第五军中干新闻工作。去年秋间又去襄樊一带搜集鄂北我军歼敌的资料。最后绕道到大别山中，报道游击区军民抗敌的情况。这一年半中，走遍大江南北，发表了几十篇战地通讯。抗战使许多优秀青年锻炼成吃苦耐劳的实际工作者，而谷斯范君也就是战争所造成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之一。因此我也不能不大大地修正过去我对作者的了解了。

我过去不了解《新水浒》的内容，也象我过去不了解作者一样。直到两个月前我收到这一本稿子，才费两个晚上的时间，从头细读一遍，一点不感觉困难。我不懂文艺，我只是感到读了以后，大体是满意的。于是我又请曹伯韩、林山两先生看过一遍，他们两位的意见和我相同。因此我们就决定拿这本书作为文化供应社出版的第一部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是应该配上通俗的插图才好。于是我们又得到倪小迂先生的帮忙，他给这一本书画上旧形式的插图。此外，版式和封面图案，我们也竭力想做到表里一致与调和。至于成功和失败，现在让读者来下判断吧。

这是本书的出版的经过。最后，关于民族形式，现在似乎谈的很多，但是做的还不够。这一本书的出版，至少是向文艺界提出一个关于民族形式的实例。我想，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作

品，应该是能够教人笑，也教人哭；教人读时感觉轻松，但也感觉紧张；应该提出问题，但同时也暗示一些答案。民族形式的作品似乎也不能忽略这些条件。因此《新水浒》这本小说是应该有它的地位的。不过说到这里，已经超出了出版人所应说的范围，就此带住吧。

一九四〇年五一于桂林

《新水浒》修改版序

梅 益

今年九月间，我接到谷斯范同志从舟山沈家门寄给我的《新水浒》的改写稿。稍后我又收到他从杭州发出的信，信中说：

“不知你的健康情况怎样，还能抽出时间看一看，写一篇序文吗？当年《译报》同人，最了解情况的只有你了。《译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孤岛’是起了不小作用的，胡仲持、王任叔、林淡秋、恽逸群等同志先后去世，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是希望你在给这个长篇写序文的时候，多谈《译报》，多谈当时的老战友。至于这个作品的成败如何，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谷斯范同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是理解的。当我读着《新水浒》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孤岛”的情况和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想起了王任叔同志和他主编的《大家谈》，想起了当《每日译报》没有经费，在报上呼吁大家捐助的时候，许多三轮车夫、小职员以及爱国青年排着长队踊跃捐款的情况。《新水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和发表的。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只有弄清楚一九三八年我们在上海的复杂的斗争情况，才能说明谷斯范同志创作《新水浒》和《大家谈》发表这部作品的意义，才能说明它为什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社

会的重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淞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全线后撤了，小小的上海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所包围，租界真正变成了“孤岛”。挤聚在那里的几百万居民的思想情况非常混乱。当时刚刚成立的党的文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开展抗战的宣传工作。要开办有自己的言论和新闻的公开报刊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英、美、法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矛盾，他们的通讯社和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发表了一些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和消息。我们打算把那些有利于抗战的材料搜集起来，加以翻译出版，这样既可以冲破新闻封锁，又可以不负政治责任。经过短时间的筹备，上海的报摊上终于出现了一份在世界新闻史上首创的、内容完全是译文的四开小报，这就是《译报》。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象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但是不到一个月，它就被迫停刊。一九三八年初，我们采取英国人经营的形式，由一个英国商人在租界登记，改名为《每日译报》，继续出版。《每日译报》已不是完全刊登译文的报纸，它有自己的社论，新闻，专稿，还有名为《大家谈》的副刊，由王任叔同志主编。谷斯范同志的《新水浒》就是在《大家谈》上连载的长篇。

在一次文委的例会上，王任叔同志汇报了他和谷斯范同志商议，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针对当时上海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以上海毗邻的江南地区正在展开的军事、政治斗争为题材，写一个长篇，在《大家谈》上连载。上海读者是有阅读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习惯和兴趣的，虽然过去发表的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我们都同意他的建议。用旧形式写新题材，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可以发挥新闻评论所不能起的作用。《新水浒》形象地批驳了抗战必亡论、国民党正统论和抗战只能靠国民党，游击战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事等谬论，还戳穿了装出抗日面孔，实际是和日伪勾结，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武装，特别是“忠义救国军”的反动面貌。它还热情地鼓励知识青年到群众中去，成为抗战的宣传者、组织者。小说灌输了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了广大读者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路线。当然，《新水浒》在题材的剪裁和表现的手法等方面还有不少缺点，总的说来是比较粗糙的。差不多和《新水浒》发表的同时，根据上海文委的决定，由林淡秋、戴平万、杨帆和我合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也一样存在上述缺点。这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各方面都不够成熟的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说是难免的。

《新水浒》在发表了四十多年以后，又经作者修改出版了。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它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仍然富有教育意义。当年各种不同出身、不同倾向的知识青年，在抗日的大旗下，从实践中迅速成长，一同走上了抗战、团结、进步的道路。爱国主义是贯穿他们的思想的一根红线，也是推着他们前进的动力。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从来都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我们只有一个母亲一样，我们热爱她，我们歌颂她，我们为她不惜牺牲一切。历史条件不同，爱国主义的表现也不一样，打垮日寇、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垮万

恶的“四人帮”、以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文艺作品的不朽的主题。我们期望我国有更多的歌颂爱国主义的作品问世。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胡愈之(1)

《新水浒》修改版序.....梅 益(5)

第 一 回 庆元旦军民集会.....(1)

第 二 回 忿国仇掷杯誓师.....(12)

第 三 回 张达诚逃离太平桥.....(24)

第 四 回 六师爷乘乱代镇长.....(32)

第 五 回 夜袭升山遭失利.....(40)

第 六 回 六师爷宴客鸿庆楼.....(48)

第 七 回 东洞庭远道来客.....(59)

第 八 回 黄杰奉命访太湖.....(68)

第 九 回 红枪会演出“捉放曹”.....(78)

第 十 回 六师爷混水捞肥鱼.....(90)

第 十 一 回 攻升山中计被围.....(102)

第 十 二 回 孤军夜奔罗家庄.....(112)

第 十 三 回 罗丰热肠待上宾.....(124)

第 十 四 回 闯虎穴仗义救友.....(133)

第 十 五 回	赵章甫霸占太平桥·····	(150)
第 十 六 回	救亡风云满古城·····	(159)
第 十 七 回	善钻营六师爷受宠·····	(170)
第 十 八 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81)
第 十 九 回	胡林太湖访黄杰·····	(198)
第 二 十 回	潘耀斌率兵围李村·····	(209)
第二十一回	赵章甫大摆“鸿门宴”·····	(221)
第二十二回	黄杰巧计歼强敌·····	(232)
第二十三回	六师爷驱逐出境·····	(246)
第二十四回	二烈士为国捐躯·····	(259)

第一回 庆元旦军民集会

一九三八年元旦，是个好天气。沿太湖两岸的几个热闹城镇，经过一番兵荒马乱，只剩得残墙颓壁，败尸孤棺，满目荒凉景象。但附近的一些小村镇，来了逃难的人，倒显得热闹起来。在太湖南岸吴兴县属的太平桥镇上，驻扎着一团沿沪杭铁路线撤退下来的湖南部队，他们编制是个团，实际人数不满一营，武器装备不全，又断了粮饷接济。没路可退，便散居在镇上民屋里，准备打游击。元旦那天早晨，团长郑许国吩咐团本部副官，到东郊关帝庙前广场去布置一下，召集全体军民开个庆祝大会。郑团长是湖南醴陵县人，今年约摸三十五六岁，个子高大，穿黄呢军服，佩着皮带短剑，脚上是双乌亮军靴。他派勤务兵把镇长叫来，叫他召集全镇民众，跟军队一块儿来参加“庆祝元旦并预祝抗战胜利大会”。镇长是个上年纪的老乡绅，姓张名达诚，太平桥镇本地人。戴一顶瓜皮帽，穿黑缎皮袍子，他听说要在广场开大会，吞吞吐吐说：“郑团长！不过，不过……”郑许国发了火：“不过什么？不是向你要粮要饷，又是这副老腔调。”张镇长这才硬上一硬说：“郑团长！你能不能担保敌机不来轰炸，敌机来了怎么办？广场上这么多人，要逃也来不

及。”团附黄杰从厢房出来。他比团长小五岁，刚三十出零，个子不高不矮，胖胖脸儿，乌亮眼睛，腰板挺直，显得很有精神。他也觉得大白天集合许多人开大会不合适，凑上来说：“团长！我们不能给敌人造成屠杀的机会。”他又笑着拍拍镇长肩胛说：

“老先生！你真有深谋远虑。”出乎意料，郑许国扳起脸孔，严厉地说：“黄团附！我命令你，立该把队伍在关帝庙前广场集合。镇长！你听着，如果不把民众召集起来，就枪决你！”说毕，顾自进后面卧室去。待郑团长走远，年老的张镇长紧绷着脸发牢骚：“黄团附！我干不了镇长啦，再干下去，几根老骨头都要保不住。我的老太婆为这事情，不知跟我吵过几次，我们老夫妇难得翻脸，为了‘镇长’这捞什子，每天闹翻。你想想：公事办得好，镇上人声言要一把火烧了我的房子；公事办得不好，就得‘枪决’！……”黄杰拦断了他的话头，赔着笑脸说：“老先生！你的苦楚我明白，不过大家都是为的国家，也没法。”张镇长还是忿忿不平，把手指往鼻上一点，白漂漂的长指甲几乎触着鼻尖，叹苦似地说：“枪决，吃卫生丸。”黄杰趁这空儿把集合的事通知了传令兵，又回过头来说：“哪里会枪决你，尽可放心，团长是这一种脾气，他是张飞制白袍，不死不肯息的。如果有一师兵，他早已大举反攻吴兴，明知会死得一个也不剩，也会来一下子的。你只要看，我们已象老鼠藏在洞里，他还是从没换去过军装，卸去过短剑，一股黄埔出身派头，真有点执而不化；再比喻，他叫你一定要叫‘镇长’，叫老百姓要叫‘民众’，叫我一定要叫‘黄团附’，他的勤务兵，我们‘混账’‘王八蛋’随叫，他一定要叫‘张得胜’，没办法，是这样一种人。老先生！

你还是赶快去召集老百姓到会场去，不然的话，他真会来那一下子。”张镇长问：“怎样一下子？”黄杰笑笑，把右手捏成拳头，伸出食指，往他的西瓜皮帽上一挥，用力过度，帽子打瘪了一处。他明白那是“枪决”，吓得气急败坏地往外跑。正当这时候，郑许国偏在里面大声喊勤务兵：“张得胜！张得胜！”镇长吓得越跑越快，黄杰赶上去拉住他的黑缎皮袍子袖子说：“老先生，当心跌交！”张镇长发了急，嚷着：“黄团附！请……请你不要寻开心！”挥掉了手，带跌带撞地跑出大门。一跑出大门，黄杰只听得“拍啦啦”一声，象有样东西滚下阶沿去。他急急地跑出来看，只见站门岗的兵拉住了张镇长在评理：“如不给我往阶沿下拾起竹竿来，你莫想走！又不是家里死了人，急得这般样子。”勤务兵张得胜低着头坐在门槛上，用皮鞋油擦皮鞋，这双皮鞋是郑团长穿旧给他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来说句公平话，赔四角钱买包烟吸吸算啦。”张得胜今年二十岁，与郑团长是同乡，也是湖南醴陵县人，生得脸孔白净，甚是讨人喜欢，左眼角有块吊疤，嘴里有一粒金牙齿，他家本是猎户，从小跟他父亲在幕阜山狩猎，所以打得一手好枪，年长后因争风吃醋，闹了命案，才逃出来当兵。他话刚说完，黄杰把他的耳朵一提，说：“王八蛋！我来赔你好不好？”站门岗的兵急急放掉张镇长，向黄团附规规矩矩地来一个“敬礼”，巴巴结结地跑下阶沿去拾起那标着“庆祝元旦并预祝抗战胜利大会”的竹布横额的竹竿，那是张镇长跑出来时，一不小心撞下去的。黄杰向张镇长赔个不是，又把他们喝叱一顿走了。郑许国又在里面叫：“张得胜！”张得胜高声应着“有”，满担着心事，以为团

长已发觉了刚才这一回事，团长不比黄团附好商量，他是一五一十要照军规办的，于是威胁着那站门岗的兵说：“老弟！刚才敲竹杠不是我出的主意，团长问起来，请你不要赖。”就畏畏缩缩地跑进去。哪知完全是别一回事情，团长要他找皮鞋油擦长统军靴。他说：“张得胜！好好儿擦，今天是个难得的日子。”张得胜就巴结地擦。郑许国立在旁边看，套着白手套，黄呢军服穿得比平日挺直，神色很庄严。张得胜擦完皮靴，自己没什么可以打扮，就在草绿棉军衣的口袋里，塞入一本日记本，插上一支雪亮的活动铅笔。约过了半个钟点，跟着郑团长一同到会场去。

团本部是一座三层楼西式洋房，地点在太平桥南小街的一条弄堂里。屋主人是镇上的首富，开着一家大绸缎庄和一个当铺，全家逃难到上海去了，现在楼上楼下住满了部队。郑许国带着勤务兵，出了弄堂，沿小街朝太平桥走去。太平桥是一条古老的拱形大石桥，明代嘉靖年间修建，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桥栏上雕着精致的石狮子。桥边是菜场的船埠，停靠着两条竹篷渔船。一条船上有喂奶的妇女抱着穿破烂棉袄的孩子，坐在舱板上晒太阳。另一条船上正在烧饭，桥下一片烟雾腾腾。过桥便是大街，这是镇上的热闹中心，桥西首是菜场，东首是那五间店面的大绸缎庄。老板到上海租界避难，这绸缎庄实际成了空屋，平时只一个老年帐房管着铺子，货架空空，连绸缎的影子也见不到，柜台的玻璃积了厚厚一层灰尘。这时店门掩着，帐房老头大概到会场去了。绸缎庄对面是一家茧行，眼前不是收茧季节，店门关着。旁边一家小酒店，柜台后坐着个三十多岁、瘦削脸儿的妇女在纳鞋底。酒店隔壁是一个老中医诊所，